

Play a role and create a parallel universe where anything is possible



扮演角色，创造一个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平行宇宙

“我开始探索照片蒙太奇的原因是，我觉得在基于单镜头的图像中受到了限制。我想把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时间段融合在一起，接受扭曲和变形、不同的比例尺度。照片蒙太奇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完美载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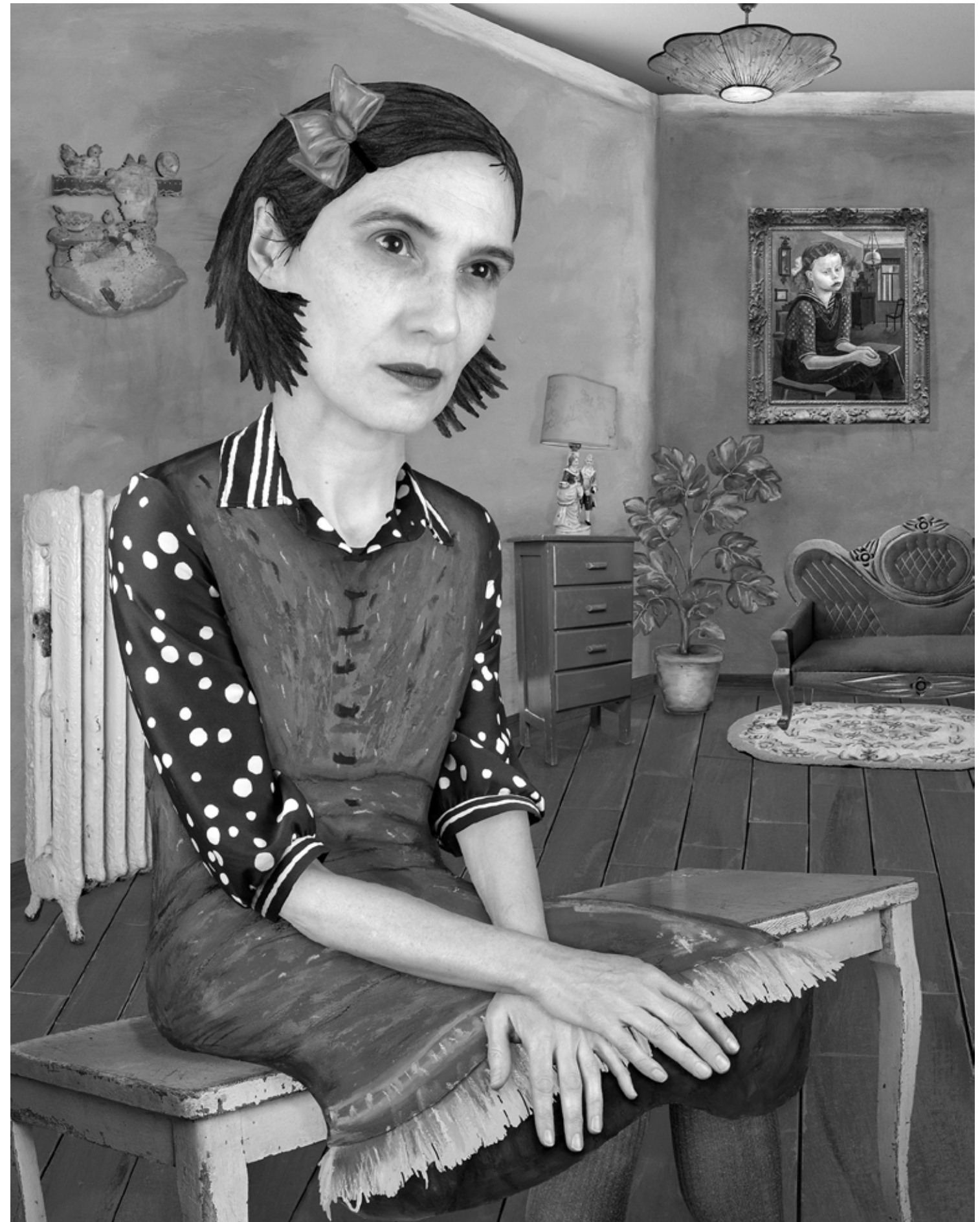
照片蒙太奇 (Photomontage) 在数字时代，看上去已经是历史悠久而且无处不在的东西。尤其当越来越多的蒙太奇成为多媒体装置的基本元素。但它总是在最适合这种手段的人那里，才能发挥出最大的魅力。这是媒介和创作者之间的一种相互找寻，选择，和默认。

在这些人手中，照片蒙太奇是坚强的，无畏技术的演进，依然探索着异想天开的世界，一种非理性、荒谬和扭曲，因此，引出另一种视角。另一种正是我们需要的，也是我们许多人正在寻找的视角。

科妮莉亚·赫迪格 (Cornelia Hediger) 是我说的这些人之一。《致敬》(Homage) 是一系列手工制作的照片蒙太奇，灵感来源于艺术史上的具象大师作品——西方经典中的某些时刻。

一名艺术家在 21 世纪对时间流逝的沉思和冥想。“对我来说，这是一种翻译行为。当我使用现在的技术时，我努力保持最初吸引我进入这些物体的触觉、品质和各种维度。”

科妮莉亚·赫迪格 Cornelia Hediger
生活和工作在纽约的瑞士女性艺术家。她在罗格斯大学梅森·格斯艺术学院获得了学士和硕士学位，接受视觉和概念艺术家培训。凭借绘画背景，她将自己的艺术实践转变为基于照片的媒体工作，从传统的黑白胶片摄影，到彩色图像，手工照片合成，再到更复杂的照片合成。现在，她的创作以手工蒙太奇为主要形式。
<https://corneliahediger.com>



一般来说你如何选择想要再创作的“名画”？还记得这个系列里第一幅创作对象是哪一幅画吗？

我在这个正在进行的系列中创作的第一张照片，这幅画名为《周日女孩》（Mädchen am Sonntag），由德国艺术家奥托·迪克斯（Otto Dix）于1921年绘制。我一直热爱绘画，最初在大学我打算攻读绘画学位。我的电脑里有一个文件夹，里面是激励我的画作。许多画都是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艺术家创作的，其中许多都是德国人，例如奥托·迪克斯、马克斯·贝克曼（Max Beckman）、乔治·格罗茨（George Grosz）和鲁道夫·席力特（Rudolf Schlichter）。美国现代主义画家弗洛琳·史提海莫（Florine Stettheimer）也是我喜欢探索的人。我正在考虑她的几幅画。她的画很戏剧化；但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想好怎么把它们翻译成蒙太奇。我通常会在一个项目上工作几年，而《致敬》（Homage）是一个会长期进行的项目。

第一幅画是《周日女孩》，让我印象很深刻。然后让我们聊聊弗洛琳·史提海莫。她是一个非常有趣又复杂的形象，在那个众生享乐的爵士时代，她也拥有良好的教育背景，谈吐犀利，思想出众，挑战传统，提倡自由和解放。那是一个奇迹的时代，一个挥金如土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嘲讽的时代。

弗洛琳·史提海莫绝对是一位富有创新精神、擅长多媒介的文艺复兴性的女性。她观察当时欧洲和北美正在发生的事情，她的作品无法轻易与当时的运动归为一类。

尽管我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但我倾向于回顾并从1900年至1950年间的时代汲取灵感。我无法确切地解释为什么我会被这个特定的时期所吸引，除了，我会说当时创作的作品最让我感动，对我的影响也最深、最强烈。

当我第一次看到汉斯·贝尔默（Hans Bellmer）的作品《玩偶》（Die Puppe）时，我哭了。我被这个作品感动了，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回想起来，整个房间里大概只有我在哭。那个时代创作的作品有一种让我内心震撼的紧迫感。

20世纪80年代，大卫·霍克尼开始制作他的“joints”，即由多张宝丽来照片组成的蒙太奇照片。正如霍克尼所说，拼贴画本身就是一种绘画形式。我一直认为它是20世纪一项伟大而深刻的发明。它把一层时间叠加在另一层上，不是吗？”在这种“叠加时间”的过程里，有没有你觉得特别奇妙的时刻？

我很喜欢大卫·霍克尼的作品。去年2月，我在纽约佩斯画廊看到他的展览。网格式和以意想不到的方式连接图像对我来说很吸引人。这种格式讲述了从不同角度探索场景时，时间的流逝。我开始探索照片蒙太奇的原因是，我觉得在基于单镜头的图像中受到了限制。我想把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时间段融合在一起，接受扭曲和变形、不同的比例尺度。照片蒙太奇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完美载体。同时，我还想将我在欧洲接受的传统教育和成长经历与我目前在美国的生活相结合。就我个人而言，结合图像的过程不仅仅是重叠时间，而是将我在两个不同大陆（欧洲和北美）的生活结合起来，通过这样做，创造一个不同的现实。

你如何看这些大师之作的灵光？如今，此时此刻，你觉得这些灵光将如何穿透由时间和信息构成的厚厚的幕帘，重新照耀我们？

我不确定是否能回答这个问题，但我想说的是以下几点：到目前为止，我选择的大多数画作都是一个世纪前创作的，由生活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或之间的艺术家创作。许多艺术家在我出生之前或前后去世。我没有经历过这些画创作的时间，我所掌握的关于艺术家和这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所有信息都是通过书籍和纪录片获得的。我不可能说出为什么我会被这幅作品所吸引，但事实如此。因为我太喜欢这些杰作了，我总是担心找不到一种方法把一幅画翻译成一幅新的、独特的作品。好在我用一个不同的媒介创作，可能性无限，我可以朝着很多方向前进。技术为我们开辟了很多途径，但我觉得我们经常因为拥有了各种选择而浪费时间。准确地说，这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诅咒。当然，所有这些杰作都有一定的光环。我的工作是否有任何重要性都不是我能决定的；我想时间会证明一切的。

我觉得你在作品中完成了一次次的“表演”。这是你创作过程中最享受的一部分吗？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你是一个超现实自拍女王。在平时生活中你也经常拍摄自己？

从我开始摄影的那刻起，我一直把相机对准自己。我是一直打开的，也知道我在找什么。站在镜头前后是我的第二天性。我思考我想要创造的情绪，关注面部表情、身体姿势和手部动作。手很能表达故事。我不自拍，也不发布自拍。除作品之外，几乎没有我的任何图像。多年来，我拍摄了数千张自画像，创作了数百张图像。当我看到这些照片时，我经常想起当时我在想什么，或者我的生活发生了什么。对我来说，这些图像是一本视觉日记。





Dachshund, inspired by Olle Olsson-Hagalund

历史上有一段时间，女性艺术家们经常画出混合生物的形象，例如弗里达·卡罗（Frida Kahlo）的“鹿”；后来又有艺术家会在自画像的作品中关注性别，譬如克劳德·卡洪（Claude Cahun）。我好奇，你在创作类似“自画像”式的作品时，更关注的是什么议题？或者说你更看重什么？

弗里达·卡罗和克劳德·卡洪的作品对我自己的艺术创作和过程产生了影响。有许多女性艺术家一直在探索自画像。我想，我们所有人创作作品的原因都不一样；基于我们的个性、经历、教育和世界观。我在瑞士长大，祖母给我讲格林兄弟的童话故事，我对故事和叙事产生了深深的热爱。没有什么比一个好故事更让我喜欢的。我的作品是叙事性的；以一种非线性方式讲述故事。我扮演角色，我创造了一个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平行宇宙。尽管作品是虚构的，但它也有真实性。我邀请观众进入一个超现实和神奇的环境。通过照片蒙太奇，我创造了一个不存在引力定律、线性透视和物体大小关系的宇宙。现实在我精心制造的世界中崩离析。

你怎么看严肃与幽默？

我作为一名艺术家工作了20多年，我的作品既严肃又黑暗，但也有轻松幽默的项目。我会创作出带有一丝黑色幽默的作品。

照片蒙太奇探索了一个异想天开的世界，但这种非理性、荒谬的东西用其他技术或许更容易实现。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如果结合它们创作，你会想做什么？

照片蒙太奇充满魅力、惊奇和超现实主义的隐迹。技术发展迅速，我看到了大量通过人工智能生成的图像。就我个人而言，我喜欢浏览我的档案库，并完全把控制作过程中的每一个决定。目前我对与人工智能“合作”并不感兴趣。我创造的世界来自我的内心，在没有任何外部“帮助”的情况下创造它们。工作总是在变化，我喜欢探索新的方法来娱乐自己。我永远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创作其实起到了引导作用，我紧随其后。

其实我有一个感触是，随着科技发展，与此同时，很多人开始回归某种“传统”，去看传统（历史、传说故事、某些群落、文字与语言，手工艺，等等），就你来看，怎么看这种“回归”？

技术不能也不应该被阻止。我们没有办法回到石器时代。然而，如果钟摆在一个方向上摆动“太”远，它就会向相反的方向摆动回来。我不确定在这个特定时刻我们处于什么位置，但我确实看到，例如，手工明胶银盐的价格和价值，比喷墨印刷的相同图像要高得多。我们确实重视人创作的作品工艺和独特性。我还看到年轻人对我们担心在某些时候失去的传统感兴趣。总体而言，我感觉更传统的方法正在回归，但这将取决于下一代人如何来书写这一章，并使其保持活力。

你的回答和一些思考，我想起恩斯特·哈斯（Ernst Haas）有几句话，“艺术家必须通过他的生活和工作的统一，来表达他的感觉、认识和信仰的总和”“比起几张完美的照片，我更想以一个总体视觉被记住”。你对自己接下去的期待是什么样的？

艺术家的职业生涯往往跨越数十年。在那段时间里会有高潮和低谷。在职业生涯结束时，如果能够回顾过去并说这是值得的，一切开始变得有意义，一切都已步入正轨，那就太好了。我希望有一天，在我职业生涯结束时，我能够回顾过去并说，这是值得的，我忠于自己，我创造了当时我觉得有意义的作品。我无法预测我的作品将来会被如何看待。同时，我也不知道五年后作品会采取什么形式。这是一个过程，正如我之前提到的，作品自然而有机地发展，我跟随它并与它一起踏上旅程。

“技术不能也不应该被阻止。我们没有办法回到石器时代。然而，如果钟摆在一个方向上摆动“太”远，它就会向相反的方向摆动回来。”

